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說卷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一

經部

論語集說卷三

永嘉蔡節編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
八章



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

之子妻之

妻並去聲縲力
追切紲息列切

集曰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南容名縉又名适氏南

宮字子容諡敬叔皆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

索也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不廢言

必見用也

註疏

節謂子謂公冶長可妻必其行之足

取也雖嘗在縲縲之中而非其罪特無妄之灾爾

南容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亦其謹於言行者

也

上蔡謝氏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所以不廢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免於刑戮

故夫子

皆有取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切

集曰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

孔氏註

斯此也上

斯此人也下斯此德也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稱其為君子又言若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晦菴朱氏 武夷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 瑚音胡 璉力展切

集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

器

包氏註

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不若不器之周也

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聖人之言

抑揚高下所以獎其已至而勉其未至也

本南軒張氏河

南尹氏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馬並於虔切

集曰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

馬氏註

佞口才

也禦猶當也謂應答也給捷給也憎惡也仲弓重

厚簡默或人之問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時人以佞為賢而不知佞與仁實相反夫子謂何
所用佞乎佞人但以口辭捷給禦人而無誠實徒
多為人所憎惡爾不知其仁此言仲弓也仁道至
大非全體而不怠者不足以當之仲弓雖賢未及
乎此故曰不知也再曰焉用佞所以深曉或人無
所事乎佞也學者而知夫子未許仲弓以仁則致
知力行終吾身而後已可也

本晦菴
朱氏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悅說音

集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孔子弟子仕仕於

朝也

孔氏註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

豪髮之疑也

晦菴朱氏

開之學他無所考夫子使之仕

亦以其可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一

豪有不足於中不敢以自許也其篤志之學為如

何哉故子說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
去聲與平聲

集曰乘駕也大者曰棧小者曰桴桴竹木所編小

棧也浮汎也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

註節
疏

謂浮海之歎以道不行而託為是言子路平日勇
於有為故夫子有從我者其由與之語子路聞之
而喜夫子言由之好勇殆有甚於我者然桴材無
所取何由而可往乎欲子路喻託辭之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
何如子曰亦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乘去聲朝
直遙切

集曰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弟子千乘諸侯
之國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賦兵也以田賦

出兵故謂之兵賦

註疏左氏傳曰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

宰邑長家

臣之通號

晦菴
朱氏

節謂朝朝廷也與賓客言行人之

官也夫可使治賦為宰與賓客言此三子之所能也
以顏子之賢夫子僅許以三月不違仁三子猶未及乎此也
故因武伯之問各舉其所能者告之而仁則皆曰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如也

女並音汝

集曰孰誰也愈猶勝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

二者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喻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

乃所以深然之也

又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雖上知之資亦學力所至也

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雖中人以上之資而學力猶未至也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此其驗矣本

東溪劉氏致
堂胡氏說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予與何誅

朽許久切朽音汙與平聲

集曰晝寢謂當晝而寢也

晦菴朱氏

朽腐也雕刻畫也

包氏註

朽鏝也

王氏註

與語辭誅責也

邢氏疏

君子之於

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不能

以志帥氣居然而倦當晝而寢自棄孰甚焉夫子

謂其志氣昏弱教無所施譬如朽腐之木糞土之

牆雖欲加之雕琢朽鏝終無以受之言不足責乃

所以深責之也

本成都范氏致堂胡氏白石錢氏說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並去聲與平聲

集曰所謂改是者蓋欲改始者聽言信行之失而為今者聽言觀行之審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宰予行不逮言故言此以深警之且因以

曉羣弟子使之謹於言而敏於行爾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於焉

虔切

集曰申姓振名孔子弟子

邢氏疏

剛堅彊不屈之意

慾多嗜慾也

晦菴朱氏

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

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剛最人所難能者宜夫子嘆其未見也振之為人烏知非悻悻自好者乎或者疑以為剛不知此其所以為慾也慾則不能剛矣

本上蔡謝氏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節釋曰以非理相干之謂加成都范氏曰君子必
其在已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已欲無加於
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無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
故曰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節釋曰凡盛德之著見至理之發揮皆謂之文章
此所謂文章則見於言辭者也理之具於吾心者

為性天道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夫子之文章形
於平日之訓言者學者可得而聞之至於言性與
天道有不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夫子未嘗輕
以告人然非學者潛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子
貢至是未之有聞所以發為是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曰恐懼也有所聞而行未之逮勇者之所恥也
唯恐有聞則其汲汲於躬行可知

南軒
張氏

若子路者

可謂能用其勇矣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

成都

范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集曰孔文子衛大夫姓孔名圉文美謚也

孔氏註

子

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

其善蓋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東坡蘇氏曰孔

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
文子怒將攻之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妻孔姑其

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
子貢所以疑而問也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高者多恥下問孔文子能好學下問亦人所難能
者謚法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其得謚為文以此而

已

南軒張氏
晦菴朱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孔氏註

恭莊肅也敬謹恪

也惠愛利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之類君子之道其目多矣子產有是四

者而已

本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說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曰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平諡也

周氏

善謂

克盡其道也

鄭氏

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

以為善

伊川
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切
知去聲

集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諡也

包氏

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
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
也

晦菴
朱氏

當時以文仲為知所貴乎知者為其明是

非之理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其昧於理

孰大焉是焉得為知乎

南軒張氏
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
永嘉何氏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
虔切乘去聲

集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於菟已止也崔子姓崔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
大夫齊君莊公名光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節謂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唯知有國不知有
身此謂之忠可也文子亂邦不居潔身而去所至

晦菴
朱氏

違之若將浼焉此謂之清可也子張不知乎此而遽以仁為問故夫子止以忠清許之而不許之以仁夫仁者以心德之全體而言非二子之忠清所能盡也至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斯可謂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集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諡也

鄭氏註

斯語辭

晦菴朱氏

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君子不能無

擇也故有取於思焉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

起而反惑矣

上蔡謝氏伊川程子朱氏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

矣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知並去聲

集曰甯武子衛大夫姓甯名俞武諡也

馬氏註

案左

氏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

而武子周旋其間忠實一心不顧艱險凡其所處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晦菴朱氏勉齋黃氏曰左氏傳魯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

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

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行酖衛侯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並平聲
斐音匪

集曰歸與歸與夫子在陳思歸之嘆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斐文貌裁裁定也狂簡志大而

畧於事也以不得夫中行之士所以有取於狂簡

也

晦菴
朱氏

夫子知道之終不行也欲傳之於書以詔

來世方歷聘之時已付門人編次至是斐然而成

章矣及反魯裁定之然後始為成書耳所謂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

本南軒
張氏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曰伯夷叔齊孤竹

孤竹
國名

君之二子也

孔氏
註

節謂

念者不忘於心也舊惡謂人舊嘗有惡於我者也
希罕少也念惡即是私心疑滯處私則有怨矣夷
齊處心公清無所係累其於舊惡何念之有已不
念則人亦不怨此怨之所以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
西切

集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求也醯醕也諸之也

註疏順理之謂直有纖豪之枉則害於直矣南軒張氏微

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程子節謂聖人之觀人

於其一介之取予亦且深致其意所以教人立心以直雖微而必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令去聲足將樹切

集曰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程子匿藏也巧言

令色足恭者此為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此為詐也為諂為詐是皆可恥之甚也

成都范氏

左丘明恥之

其為人誠實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與人

為善之意又深戒學者使之務為誠實也

本南軒張氏說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音盍

合衣少
並去聲

集曰侍侍於夫子也盍何不也願者志所欲也衣服之也裘皮服也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已之所能施謂施諸人勞謂勞役之事懷念也子路求仁者也故能克其私於衣服車馬之間而欲與朋友共之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善不矜已勞不加入蓋欲物我之靡間也夫子安仁者也老者則安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蓋欲無物而不得其所也子路之志僅能推之於朋友而已顏子平物我

之志視子路則又宏矣然亦有待於推也至吾夫

子物各付物自然之施則無所事乎推矣

本晦菴朱氏伊

川程子南軒張氏說

又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孔顏之事可以漸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妄意躡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張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曰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
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
訟則其悔悟深切而改之必矣

晦菴
朱氏

節謂已矣乎

者非決其辭以絕學者也嘆無其人而猶有以望
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
好去聲

集曰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

邢氏疏

忠信質也此夫

子以身教也夫子言人之生質固有無異於已者

然特不如已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本伊川程子說節

謂夫子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不自遜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第六

凡二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大音泰

集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
君人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
戶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然猶是也仲弓以夫子
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夫子謂其可者以其簡
也夫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
以臨民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所以為可
若先自處以簡則其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
又簡豈不失之大簡乎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

伊川程

要直內存乎簡節謂仲弓因夫子之言而發明敬而簡則為踈畧

簡之說爾非論子桑伯子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並好

去聲亡
與無同

集曰弟子門人也遷移也貳復也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其克已之功如此真可謂好學矣以其

年三十二而卒故云短命既曰今也則亡又曰未

聞好學者蓋深惜之也

伊川程子
晦菴朱氏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鑒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
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程子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秉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使衣并上為字去聲
釜音父庾以主切

集曰子華公西赤之字也原思姓原名憲字思孔
子弟子使為孔子使也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
庾十六斛曰秉益增益也適往也乘駕也乘肥馬
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孔子時為魯司寇以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
蓋宰之祿也不言其量故不可考辭不受也毋禁
止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
百家為黨

註疏晦菴朱氏

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

使義也冉子乃為其母請粟赤苟至乏則夫子必

自周之不待請矣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

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

當益也

致堂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求未達而自

與之多則過矣故夫子非之原思為宰則有常祿

思辭其多故又教以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之貧

乏者蓋亦莫非義也

伊川程子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南軒張氏曰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切駢息
營切舍上聲

集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東坡蘇氏

犁雜色

駢赤色

周人尚赤牲用駢

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

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棄也諸之也言人雖不

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

之父雖不善不能廢其子之善言仲弓自當見用

於世也

註疏晦菴朱氏

又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

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

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成都范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三月不違者言其久也

伊川程子

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

以其心常在仁內而為主也日月

至焉者言雖有時而至特其暫而不能久也以其心每在仁外而為之客也顏子於仁熟矣而猶曰三月不違未若聖人之純一無間也涵養悠久則

進乎是矣。日月至者，固與三月不違異矣。然非有意於求仁，亦未易以及此也。由是而不已焉，則進乎三月不違矣。橫渠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並平聲

集曰：果謂有決斷達謂達事理藝謂多才能

晦菴朱氏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

致堂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

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

夫子告之以各有所長能取其

長皆可用也

伊川程子

節謂此可見聖門有用之學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騫去乾切費音祕上為如字下為去聲汶音問

集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孔子弟子費季氏

邑辭猶說也復我謂再來召我也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

若再來名我則當去之齊

晦菴
朱氏

又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
人之勢況閔子在聖門居德行之科其視季氏
不義之富貴奚啻土芥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
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此閔子所以必辨之於
早也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
二子本心哉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

爾然則閔子其賢乎

上蔡謝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與久切夫音扶

集曰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牖所以納明處斯此也伯牛有不可愈之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而與之永訣無致疾之由而有斯疾故可以言命再言斯人而有斯疾者痛惜之甚也

本註疏江

都王氏說

又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聖人於顏冉之死獨

歸之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也

天台陳氏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節釋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狹隘也堪猶任

也顏子心無私欲天理常存是以無入而不自得

故雖簞瓢陋巷人所不堪亦不足以改其所樂也

學者苟能用力於克己復禮焉則庶乎其知此味

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集曰畫止也

孔氏註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謂行半途

而足廢也

南軒張氏

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晦菴朱氏

欲為

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肯為是之謂

畫

上蔡謝氏

冉求而真知說夫子之道如口之說芻豢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病於力不足哉

致堂胡氏

今求非

力不足也自畫之爾

藍田呂氏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女音汝

集曰儒學者之稱

晦菴朱氏

學以為己君子儒也學以

為人小人儒也

伊川程子

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昧夫

遠者大者故夫子以是廣之與

上蔡謝氏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切

集曰武城魯下邑焉耳乎皆語辭澹臺姓滅明名

子羽其字也

孔氏色氏註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

射讀法之類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夫子以得人為

問行不由徑則其動必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非

公事不至偃室則其守必正而無枉已徇人之私

即二事而觀其正大之情可見矣非孔氏之徒孰

能知而取之

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

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

殿都甸切

集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誇功曰伐軍後曰殿奔

敗走也策鞭策也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此託辭也

師奔而殿是難能也

晦菴朱氏曰戰敗而還以後為功

孟之反非

惟不敢有其功而且自揜其功其深自抑損如此

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於孟之反有取焉者所

以教門人也

邢氏疏南軒張氏

又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師敗而

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為非敢後君子以功名

為畏如此

白石錢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鮀徒河切

集曰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才朝宋

公子有美色

晦菴朱氏

節謂此言無鮀之口才而有朝

之美色難乎免於當世蓋衰世好佞美色終不可

以免禍而口才容或可免焉耳

左氏傳魯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衛靈公使祝鮒從及臯鼬將長蔡於衛鮒
言於莨弘莨弘悅告劉子乃長衛侯是鮒有口才
也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婁豬盍歸吾父嬖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
少君而殺之速不進蒯聵奔宋是朝有美色也二
子皆衛靈公時夫子斯言殆
為衛國而發其實非不惡佞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節釋曰莫不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章以戶喻道
嘆人知由戶而不知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府

切巾

集曰勝猶過之也野如野人謂鄙略也史如史官

謂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包氏註
質雜半曰彬

廣韻文

曰彬古份字
文質備也

節謂質勝於文則失之野文勝於質

則失之史唯文質相濟而不偏焉然後為成德之

君子

龜山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
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
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曰直者無邪曲也罔不直也人之生理本直罔則失其生理矣而猶生者幸而免也非得其正也

本伊川
程子說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並去
聲樂音

洛

集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

也樂者食之而飽也

南軒張氏又曰好者用工
之篤也至於樂則自得矣

節謂好深於知樂又深於好知而能好好而能樂

道斯在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才也

伊川程子

語告也聖人

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隨其才而篤焉中人以上語之以上可也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故就其所及而語之使之

進於中然後可以語上也

本南軒張氏橫渠張子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並去聲

集曰先難謂克己也

伊川程子

專用力於民之所宜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南軒張氏曰敬而不遠惑

也遠而不敬忽也故貴乎敬而遠之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

得仁者之心也

晦菴朱氏已勉為其難

張氏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

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

知並去聲上二樂字五教切下一樂字音洛

集曰上兩樂字喜好也壽常久也知者達於理有若水之周流而以動為體仁者安於理有若山之定止而以靜為體動而所行無滯故樂靜而所主

有常故壽動靜仁知之體也樂壽仁知之效也

伊本

川程子說南軒張氏曰知之體雖主乎動而其用各有所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雖主乎靜而其用本未嘗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互見體用一源非體仁知之深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節釋曰變謂更其化善其治也夫子之時齊彊而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夫子則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何邪蓋齊自威公霸政之後所急者功利王道無復存矣魯雖削也滋甚而猶秉周禮齊由功利之習而變之故其變而之道也難魯則秉禮之舊特修舉廢墜而已故其變而之道也易此齊一變所以僅至於魯而魯一變則能

至於先王之道也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並古胡切

集曰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有其名乎名存而實亡者衆故夫子因觚而發歎耳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坡蘇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曰逝往也陷謂陷入於井也

註孔氏

欺謂誑之以

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晦菴朱氏

宰我之意

蓋曰仁者之志惟急於求仁而已患難有所不恤也井者死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而有可為仁之

事其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其

理而已矣

河東侯氏

故可逝可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

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有理存焉耳於此觀之

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扶夫音

節釋曰約謂收斂而有歸宿之意畔猶背也博文致其知也約禮謹於行也學文而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能約之於是禮之中則必至於汗漫而無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切

集曰矢誓也否不也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
棄也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欲見孔子而孔
子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子路
以夫子之見為辱故不說殊不知聖人道大德全
無可不可其見南子禮所當然彼之不善我何與
焉故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且厭棄之矣再言
之者所以必子路之信已也

本晦菴
朱氏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集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常理

伊川程子

節謂至極也不可以有加

也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民鮮有能久行之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施去聲夫

扶音

集曰博廣也仁則盡夫心德之全聖則造其極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者心有所不足也立謂立

其身也達謂達其道也方所也博施濟衆功用大

矣此何止從事於仁者能之必也聖人之事乎然

雖以堯舜之聖猶以博施濟衆為病

伊川程子曰博施濟衆仁

者無窮意乃聖人之極功也

子貢乃疑其未足以盡仁故有是

問夫子既言博施濟衆之大有非賜之所能及

子程

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

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
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而
之不衆也若以吾治為已足即非聖人之心矣
又語之以仁焉仁者公天下以為心而無物我之
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
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
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焉則可
進於仁矣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

施之者此仁之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夫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

此而後施之者則恕之事而仁之方也於此勉焉
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
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
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
已不貫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極功仁至難言
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集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二

經部

論語集說卷四

永嘉蔡節編

述而第七

凡三十
八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
聲

集曰老彭商賢大夫

邢氏疏 上蔡謝氏曰
老彭之為人無所考

述傳

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比猶並之也竊比尊之之辭
我親之之辭老彭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述先生之舊而未嘗有
所自作也故其所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
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德愈盛而心愈下
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
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晦菴朱氏 龜山楊氏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
子亦有作乎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之作
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竊取之於是而筆削焉蓋亦述之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

集曰默不言也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所以成諸人何有於我言是三事何者能有於我此皆聖人之謙辭也

晦菴朱氏藍田

呂氏河南尹氏曰何有於我是亦勉學者云爾節謂以夫子之聖於此三者猶曰何有學者可不勉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曰徙遷也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

勉齋黃氏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曰

聖人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集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晦菴朱氏

申申其容舒也天

天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

龜山楊氏

此可見

聖人中和之氣與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伊川程子

又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於燕居

則申申天天不是聖人揀擇安排蓋盛德之至

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者也

天台
陳氏

子曰甚矣吾衰也

句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
又切

集曰甚矣吾衰也言其衰之甚也復又也方其年壯氣盛而欲行周公之道也故夢寐見之及其年老氣衰而知不能行之也則不復有是夢矣聖人心乎濟世死而後已此亦託辭以歎吾道之終不

行也

本白石
錢氏說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曰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人所當行之理也據
守也德則行是道而實有德於心者也依者不離
之謂仁則心德之全也游則寓此心焉爾藝則禮
樂射御書數之法

周禮註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剌注襄尺并儀也五馭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
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
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

亦莫

非至理之所在也志道則道在是而心之所之者
亦在是也據德則德之在我者守之而不失也依

仁則惟仁之依而造次顛沛之未始離也游藝則

游心於藝而一動一息之莫不有養也

朱氏曰學莫先於立

志志道則心存乎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學者苟能於志道據德依仁而不紊夫

先後之序又時焉而游於藝則本末兼該內外交
養日用之間無少罅漏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

於聖賢之域矣

本晦菴朱氏說朱氏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身上做工夫

見字字是實用今看道是甚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曰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

也

晦菴
朱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

憤房粉切悱芳
匪切復扶又切

集曰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之見於色

辭者也憤則不得於心啓謂開其意也悱則不得
於言發謂達其辭也物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
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不待其憤悱而啓發
之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庶幾其
聽之專而識音志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爾不以
三隅反則是不能因言以推類苟遽復之則於彼
亦無益矣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也

本伊川程子晦菴
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曰有喪者在側食豈能甘也

伊川程子

哭謂弔哭一

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晦菴朱氏

於此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

上蔡謝氏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舍上聲夫音扶馮扶冰切好去

聲

集曰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謂不為

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訓許

本岷隱戴氏說

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

邢氏晦菴朱氏

聖賢之於行藏

無意無必隨其所遇而已故其行非貪位也其藏非獨善也一有意必則是二者俱失其宜矣用行

舍藏唯顏子可與於此

上蔡謝氏河南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

所遇命不足道也朱氏曰用舍行藏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機渾

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

子路見夫子獨許顏子遂自負其勇

故發為子行三軍則誰與之問夫子謂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惟臨事而懼則有戒心故其動也必審好謀而成則有遠慮故其為也必濟此則行軍之要也所以抑子路而教之與

本南軒張氏榮山黃氏說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好去聲

集曰執鞭賤者之事

晦菴朱氏

好謂好義也富固人所

欲也而有義存焉使其於義而可雖身為賤役亦
所不辭然於義有不可焉則姑從吾所好而已聖
人斯言非謂富有時而可求也特借是以明其決
不可求耳

本南軒張氏
東坡蘇氏說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
皆切

集曰慎者敬謹之至也齊之為言齊也

兩齊之
齊側皆切

餘如
字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齊之誠否鬼神之有無繫焉戰之勝否師衆之死

生繫焉疾之愈否吾身之存亡繫焉三者皆不可

以不謹也

本晦菴朱氏說 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此心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河南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樂五
角切

節釋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

感之深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

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

古故發為此嘆與

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未有不中節者今在齊聞韶而憂感之

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說姑闕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為並去聲

集曰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諾應辭也問之問

於夫子也下乃子貢與夫子問答之辭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子貢不介衛君而即夷齊之事為問以探聖人之旨可謂善於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之謂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言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而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唯恐失之其可同日語哉故觀夫子所以賢夷齊則其不為衛

君之事可以意會矣

本晦菴朱氏說南軒張氏曰叔齊之遜伯夷以伯夷之

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蒯賁得罪於先君而出奔則不宜有衛也於是立輒而拒蒯賁曾不知蒯賁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切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曰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肱臂也寢則曲肱而

枕之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窮約而樂亦無不在焉所樂者在我其視不義之富貴直如浮雲之無與吾事耳

本邢氏疏晦
卷朱氏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曰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過邪觀五十而知天命之語則曰學易曰無大過皆謙辭耳

龜山楊氏曰
與易為一然

後無過 東溪劉氏曰一
毫不與易合斯為過矣

聖人即已教人使知易

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本成都范
氏槩山黃

氏晦菴

朱氏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
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
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但誦說而已也

晦菴朱氏
上蔡謝

氏曰此因學易
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
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舒涉切
女音汝

集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邢氏

疏

葉公不知孔子而問子路子路不對以形容聖

人之難也

河南尹氏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

而忘憂惟日孜孜終吾身焉而不知歲月之邁也

此孔子自謂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其至誠不

息之運非聖人不能也

晦菴
朱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集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

後知也

晦菴朱氏

節謂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曰好古而

敏求者此雖聖人之謙辭然義理無窮亦必學而後為知之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

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晦菴
朱氏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或善或惡我

從其善而改其惡焉則是善惡皆我師也

晦菴
朱氏
南

軒張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善吾師也
不善亦吾師也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不善焉
亦莫非吾師也古人之學無非為己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徒
雷切

集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
桓魋其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已也

晦菴
朱氏

又曰於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匡人則曰天
之未喪斯文蓋夫子一身之存亡繫斯道之興
廢故其遇難也不決於人而決於天

休齋
陳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隱匿也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道無乎不在聖人之日用常行孰非教之所寓哉夫子語二三子謂女以我為有隱乎我實無隱也我之所行無不與二三子共之甚易知而易見特自不察之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

邢氏疏
晦菴朱

氏建安
游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
聲

集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教

者必自外入故以文為先焉

伊川程子
成都范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節釋曰聖人道全德備大而能化者也君子則具
聖人之體而未能充盡者也
壁山黃氏曰夫子思
其上者而不得見故又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恒並胡登切
亡讀為無

集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有恒者不貳其心

渠橫

張子龜山楊氏曰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

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

盈充實也約窮約也泰奢泰也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恒也

晦菴朱氏

又曰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氏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切

集曰釣垂餌取魚也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

邢氏疏晦

蓋

物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釣而不網不忍取之多也弋不射宿不欲陰中之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集曰識記也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晦菴

朱氏

節謂夫子自言未嘗有是亦可見其無所不知

也然猶不以生知自居多聞而能擇多見而能識自處於知之次而已此蓋聖人之謙辭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見賢
遍切

集曰互鄉鄉名難與言蓋風氣之未純也童子者互鄉之童子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與許也

潔脩治也

晦菴
朱氏

聖人無絕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互鄉之童子論其俗則互鄉也論其

年則童子也門人疑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

見也當與其進而不當與其退獨何為已甚乎人

能潔已以進與其一時之志潔耳自此以往亦安

能保之也聖人之心猶天地之於萬物苟有生意

則雨露滋長之矣無間乎幽深僻遠也

本巖麓
趙氏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豈遠於人乎患不欲之耳欲仁而仁至亦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取七
住切

集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相助匿非曰

黨取與娶同魯與吳皆姬姓禮不娶同姓故謂之
吳孟子捐巫馬期而進之者司敗捐也巫馬期以
告者告於孔子也

邢氏疏
晦
卷朱氏

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
子受以為過然亦不正言其所受之過初若不知

孟子之事者可謂善於為辭矣

武夷吳氏
朱氏
曰孔子不可自謂

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
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集曰歌者歌詩也

南軒張氏

反復也

晦菴朱氏

和者繼其聲

也

龜山楊氏

節謂此與人歌也與人歌而善必使之復

歌而後和之可見聖人不伐己之能而掩人之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

藍田呂氏

猶若也有君子

之行然後有君子之文弟子見聖人之文發越如

是日宗仰焉夫子懼其惟文之求而不務其行也
則曰吾之文得不與人同乎但於躬行之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焉耳此皆自謙之辭欲人因文而勉
於行也聖人抑已訓人引而發之大抵若此

本巖
麓趙

氏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
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曰此亦夫子謙辭也聖則大而化之仁則盡夫

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
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它之辭也夫
子雖不居仁聖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唯至誠不
息者能之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晦菴朱氏景迂
晁氏東萊呂氏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
執切

集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
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

者悔過遷善以祈神祇之佑也聖人表裏純一未嘗有過固已合乎神明豈待至此而後禱哉曰丘之禱久矣蓋所以明無所事禱之意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集曰孫順也固陋也

邢氏疏

儉不中禮則固而已矣

至於奢則僭上而不孫不孫者亂之所由生也

山通

楊氏

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為大故曰與其不孫也

寧固

伊川程子

此夫子救時不得已之言也

景迂晁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晦菴朱氏

君子循理故其心

和平而寬廣小人役於物故其心無日而不憂懼

本伊川

程子說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節釋曰溫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色正也溫而不厲則失之於太柔矣威而猛則失之於太剛矣恭而
不安則失之於拘迫而不可以持久矣溫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聖人盛德之至故其中和發見自然如此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曰至德謂德之至極不可以有加也三讓遜之至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之可見也

晦菴朱氏節

謂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大王之

時商道寢衰而周道日盛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
歸周也與仲雍逃之荊蠻而避之其後大王乃立
季歷傳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遂克
商而有天下泰伯之遜夫子不曰遜國而曰以天
下讓蓋探其心而推明之也遜於隱微之中故民
無得而稱泰伯可謂至德非夫子其孰能知之

節謂

論語一書以至德稱者唯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
矣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荊蠻而避
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
伯文王均此一心也此其所以為至德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

蕙綠里切
絞古卯切

集曰蕙畏懼貌絞急切也

晦菴
朱氏

禮所以節文也恭

而無禮則罷於接物慎而無禮則畏而失我勇而

無禮則暴而上人直而無禮則切而賊恩

藍田
呂氏

節

謂恭慎勇直皆善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

理之自然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蕙亂絞之弊而反

害之也

白石錢氏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
苟無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

晦菴
朱氏

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之當然耳非為

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

倣自然民化而德厚矣

本南軒
張氏說

又曰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氏說自

為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扶夫音

集曰招呼也啓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兢戒謹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也小子弟子也

註疏

啓手足者使弟

子開其衾視之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此而始知免矣所謂全而歸之者於是為終其事反復玩味此章亦可見持

身之匪易矣

南軒張氏成部范氏曰身體猶不敢虧也況敢虧其行以辱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集曰孟敬子仲孫氏名捷魯大夫

馬氏註

問之者問

其疾也言曾子自言也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也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竹豆謂之籩木

豆謂之豆有司謂有司之者也孟敬子蓋嘗學禮
於曾子曾子因其問疾之際而告之言鳥畏死故
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之也蓋道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者則在此三
事而已矣不莊不敬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莊
敬有素則夫容貌之動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其
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夫顏色之正
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其出辭氣也非鄙即倍惟涵

養有素則夫辭氣之出斯遠鄙倍矣動也正也出
也有諸中而形諸外也近自近也遠自遠也不期
然而然者也故皆以斯言之此三者蓋禮之本脩
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
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此特禮之末則自有司
之者存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本晦菴
朱氏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深識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然也

晦菴朱氏

上蔡謝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集曰孤幼主也百里諸侯國也

藍田呂氏

節節操也其

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

深著其必然也

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
此非剛毅篤實者不能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曰士學者之稱

西山
真氏

弘寬廣也毅彊忍也

晦菴
朱氏

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不可以不弘毅者以任重
而道遠也所謂任重者以仁為己任也所謂道遠

者當用力以終吾身焉耳

南軒張氏 節謂弘則
可以大受毅則足以力

行如人負重器適遠塗若不能容受則何以勝其
重不能強忍則何以至於遠必是有大力量然後
能勝其重而至於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五
角切

集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美有刺其為言既易知
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
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
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
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

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舒暢其固滯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晦菴
朱氏

又曰朱氏曰案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

天下之英材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

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才也
易今之成才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曰民謂凡民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謂也

邢氏

疏

由者由是理之所當然知者知是理之所以然

晦菴
朱氏

聖人之設教可使民由是道然知則待其自

悟聖人有不能與也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

在其中矣

南軒
張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集曰疾惡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

然其生亂則一也

晦菴朱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曰周公旦也驕矜夸吝鄙嗇也

晦菴朱氏

設言有周

公之才美而驕且吝焉則其餘不足觀矣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有周公之德亦何至於驕吝哉

伊川程子 朱氏曰程子云驕氣盈吝氣歛然其勢常相因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以疏切

集曰穀者善之實也

成都范氏致堂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

言善之成實也

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

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其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

者

南軒張氏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馬恥也

好去聲見
賢遍切

節釋曰篤信者信之不回也篤信以好學則其學實矣守死者守之不變也守死以善道則其道固矣此有學有道之士也危邦危殆之國也未至則不入也亂邦雖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已至則不居也此去就之義潔也天下舉一世而言有道則見於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出處之分明也去就出處不失其宜非有學有道者其孰能與

於此若邦有道而無可行之學邦無道而無能守之道是則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節釋曰謀議也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此為無官

守者言也

伊川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切

集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

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聲樂之盛如此洋洋乎

盈耳哉蓋美之也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至於聲音

則師摯實傳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音侗

通慳

音空

集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

者甚絕之之辭

晦菴朱氏

狂侗慳慳本非美質然狂而

直恫而愿慳慳而信於其不可取之中猶有可取

者焉若不直不愿不信則是巧僞生於其間併與
可取者而亡之是不足望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南本

軒張
氏說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節釋曰言人之為學汲汲皇皇常若不及而猶懼
或失之此聖人勉人為學之急也上蔡謝氏所謂
如追寇讎者深得其旨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
聲

集曰巍巍高大之貌

何氏註

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

人與之而吾心曷嘗有所與於其間哉此所以巍

巍乎不可及也

南軒張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集曰則法也

孔氏註

蕩蕩廣遠之稱

包氏註

成功事業

也煥者光明之象文章禮樂法度也道之高且大者莫如天堯之為君獨能則之故其道之廣遠亦

如天之不可以形容盡也然民雖無得而名而其
所可見者則有巍然之功業煥然之文章爾功業
文章即是道之發見者也

本晦菴
朱氏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治去
聲

集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孔氏
註

亂治也

或曰
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

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

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

馬氏註

其一人邑姜也

馬氏云其

一人謂文母也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九人治外而邑姜治

內故亦以同於亂臣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

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者交會

之間

晦卷朱氏

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周之人才又

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焉是

才之難得也

石林葉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

蓋言文王也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唯青兗

冀尚屬紂耳

朱氏

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

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成都范氏

孔子因

論武王之事而有及於文王且與泰伯俱以至德

稱之其旨微矣

朱氏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開並

去聲 菲音匪 黻音弗 洫吁域切

集曰間罅隙也無間謂無罅隙之可指也

晦菴朱氏

菲

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馬氏註

衣服常服黻黻

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卑小也溝洫田間通水之

道

邢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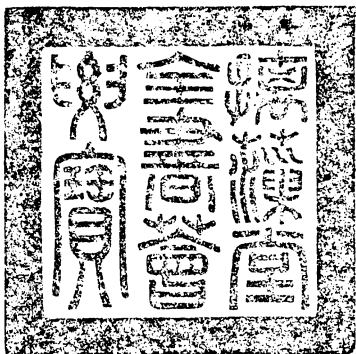
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

廟朝廷之禮此所以無間然也再言之者蓋深美

之也

龜山楊氏

論語集說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單可紀

謄錄舉人臣張慎和